

「月有陰晴圓缺」，幸福，也是一樣。小時候，才十一歲，五年級的時候，爸爸去世了，媽媽是一個家庭主婦，頓失依靠，心靈飽受壓力。媽媽覺得自己保護不了我和妹妹，整天護思亂想，從此困在自己的世界裡，身邊總是縈繞著魑魅魍魎。面對被困的媽媽，我和妹妹無法解救，媽媽神經兮兮，時而驚呼、大喊、哭鬧，我和妹妹一直忍受着，我的成績一落千丈，年紀小小的我們一直不理解媽媽發生了甚麼事情。以至於老師問我，因為甚麼原因導致成績退步？我就回答說是因為爸爸離開了。

媽媽的問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變得更加嚴重，我和妹妹已經中學了，我們選擇了逃避，我們不是在房間裏做功課、溫習，就是到圖書館看書，我們以為總有一天媽媽會從悲傷中走出來的。但是，直到我中七高考，媽媽的情況還是沒有變好，反而嚴重了。JUPAS 公佈結果，我考不上大學。我崩潰了，曾經有那麼一刻，我想了結自己的生命。可是，我想到了妹妹，想到了年老的外婆……我自我勉勵，自修了一年，重考的成績讓我進入了大學。我在大學住宿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而妹妹就自覺地去圖書館溫習，備戰會考。我們在精神被虐的情況下，互相鼓勵、相信只要我們努力，考入大學，一邊讀書，一邊做兼職，生活環境改善了，就可以成為媽媽心中的支柱，媽媽崩壞的世界就會慢慢重建了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我和妹妹都在上學的時候，一把陌生的聲音打電話給我，說：「你媽媽要被送到精神病院！你是她女兒嗎？請你……」我馬上啞了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救護員的話，我的心是那麼慌，腦袋發重，我只知道，我要馬上趕回家。回到家裏，妹妹比我早一步回去，在我拿鑰匙開門的時候，妹妹已經在裏面把門給開了。家有點陌生，桌面的東西都亂了，地上有一條染血的繃帶，還有救護員掉下的名牌。妹妹比我早回去，告訴我，她趕到家的時候，媽媽已經被綁在救護床上，因為掙扎，手腕弄到流血，已經包紮過的傷口，在床上再度掙扎的時候，繃帶就掉落了。妹妹無力地坐在沙發上告訴我剛剛發生的事情，說如果我能早點回家跟她一起面對就好了。

媽媽只是一個弱女子，爸爸離開了，剩下她一個帶著我和妹妹，沒有經濟的依靠，媽媽一直只是個盡責的家庭主婦，對於時事、社會幾乎不聞不問，一天的時間，都花在女兒和丈夫身上，完全沒有想過會有一天，要自己一個獨立面對生活上的種種，媽媽努力撐住這個家。可惜，她太疲憊了，一天管接送、做飯、洗刷，我們上學的時候，她太寂寞了，她的世界只剩下女兒，她摒棄了一切社會的接觸，在需要發洩的時候，壓抑了所有的情緒；在需要支援的時候，沒有尋找渠道。媽媽被關進精神病院，家裡只剩下我和妹妹了。

我和妹妹不像一般的孩子，我們一邊上學，一邊做兼職，放學的時候，如

果我們不是去買菜做飯，就是去茶樓買點心，然後拿著媽媽最愛吃的蝦餃、燒賣去精神病院探望媽媽。我們害怕被其他人知道我們的媽媽被關進精神病院了，我們一直裝得好好的，而且從來沒有人發現。我們用心地讀書，期盼著未來的幸福。當我們遇到不開心的時候，我們會互相安慰。在我傷心、埋怨的時候，妹妹會鼓勵我，「我們不是孤兒，不是很好了嗎？」當妹妹悲傷的時候，我會勸勉她，「你至少還有我，我也有你，這也算是幸運的啊！」

聽著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《永遠相信》，輕輕吟唱着歌詞：永遠相信遠方，永遠相信夢想，希望是迷霧中還能眺望未來的窗……我們抱著希望，一直相信幸福就在前面，即使物質上我們活得很草根。我和妹妹從來不買原價的衣服，晚餐兩個人吃一個快餐，坐地鐵拿到的報紙也會儲起來，連同家居的廢紙一起拿去廢物回收站賣了賺錢，這樣的日子過了很久，很久。但是，我們沒有絕望，我們相信，一旦我們大學畢業，全身投入社會工作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

媽媽進去病院不到一年，接受了藥物治療，人平靜了，只是沒有了從前的活力，也不大願意外出，除非是複診，媽媽甚少出去。雖然沒有了爸爸，但是我們的家終於度過了暴風雨期。我和妹妹堅信明天一定會更好。

我和妹妹互相扶持，日子雖苦，但是我們還是憧憬著未來。大學畢業後，我和妹妹都找到穩定的工作，也在人生路上找到另一半。幸福，曾經距離我們那麼遠，像是盡頭以外的光，伸手沒法觸摸，但是，當下，我們有自己的家，有能力好好照顧媽媽，讓媽媽重新相信世界，擁抱溫暖，看到她的女兒成家，她可以抱抱小孫兒。我們再沒有聽到媽媽聲嘶力竭抓狂的模樣，換來的，是她嘴角的微笑。

從來，我的家不曾富裕，沒有樓，沒有車，甚至沒有爸，但是，有媽媽、妹妹，有吃、有穿，有話，三個人說說、聊聊、笑笑，就是幸福。幸福，有些人定義太高，要有錢、有樓、有車、有傭人……擁有很多很多，然而，如果像我這樣，本來就沒有太多，就可以滿足於簡簡單單、平平凡凡的小幸福。

其實，幸福，像是月圓，可以時圓，可以時缺，所以圓缺的時候，悲莫悲、喜莫喜，只要記住不要絕望，人終有一天會迎來幸福。